

仰藥死路人為哭事平詔祿伏節十一姓而正為冠贈祕書少監

司空圖不詣賊唐書

司空圖字表聖唐懿宗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為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勅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陝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卿史高士也渥即表為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

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

敖盧幹死節遼史

晉王小字敖盧幹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南髮亂馳馬善射出為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覲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覲降金文妃伏誅敖盧幹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幹得人心不忍加討令緝殺之或勸之亡敖盧幹曰安忍為輩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周昂死難金史

周昂字德卿父天錫世宗大定中進士昂擢第南和簿入拜監察御史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

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行身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省為人所擠竟坐詩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忤佐三司非所好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從子嗣明同死於難

仲明罵賊 宋史

江仲明台州人徽宗宣和間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浩誅以文

鄭覃夫婦繼死 宋史

鄭覃字季厚欽宗靖康二年貢于鄉高宗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覃挈族避難山谷間金人追及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曰予吾金即貴死覃涕泣指所瘞黃金釵遺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覃挈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復為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

高談遇害 宋史

高談字景遂理宗時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陽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淮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劍西去則盱

贛皆為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吾聞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
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為牒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
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祐在將焉之盜至談出曰時
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顧我為直之談曰獨不
能搗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
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為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是
如爾者率是鄉子弟五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為至我唾賊大罵
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半居必由於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應鑣投井 宋史

徐應鑣字巨翁世為衢望族度宗咸淳末試補太學生瀛國公
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
從乃與其子琦松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大學故岳飛

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宋社稷為墟應鑣死以
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
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
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
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
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得死與其子女怏怏
出戶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矐目面如
生諸僕為具棺斂殯之

蔡子卻金 宋史

蔡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遂屬以洪範之數乃沉潛反覆數十
年成書始從父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
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

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蔣煜就刃宋史

蔣煜台州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誓聲不絕而死

鄭玉夫婦同縊元史

鄭玉字子美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為文章不事雕刻煨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順帝至正十四年除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為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玉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為事所著有周易纂註至正十七

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久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玉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又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為湖州德清稅務提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為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

馮三言賊見殺元史

馮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素不知書湖廣為寇陷皂隸輩悉起剽殺為盜亦拉三以從三辭曰賊名惡我等豈可為衆初強之終弗從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賊乃縛諸十字木羿之以行而刳

其肉三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踊泣俯拾割肉納布裙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泣投江而死

信義

取信於人合於義者

穆子伐鼓食盡而降左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成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膳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費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軍我亦能事吾軍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

鼓子感鞮歸

事見昭公十五年

李路不要不臣左傳

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劉備不忘蜀書

漢獻帝時劉表為荊州牧病篤託國於劉備顧謂曰我兒不才

而諸將皆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皆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人心以我為薄所不忍也

劉先主緩行濟眾蜀書

曹操南征劉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蜀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遂將其眾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不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王伽期因蒙有北史

王伽隋文帝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宜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派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派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胡則貸夷期納宋史

胡則字子正太宗時徙廣西路轉運使有蕃舶遭風至瓊州且

告食之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

蘇頌定期償負 宋史

蘇頌字子容神宗時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義烈

勇於義而忘身者

鉏彌觸槐 說苑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崩贖入死 說苑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寤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北郭明晏子疑自殺 說苑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王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

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
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
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
告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
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
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
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
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他人自殺新序

陳恒弑齊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
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
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

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
退而自殺以禮其君遂自殺

子囊退兵伏劍說苑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眾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
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
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太不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
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
利之名而郊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約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
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
以徇於國

子蘭契頌說苑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

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成公立槁說苑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曰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公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信辨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

之耳昔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忠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不王昔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也立槁於彭山之上

厲附往死說苑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口元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枲粟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心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縮高刎死戰國策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任之以五太子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

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天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請雖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矣已無違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

使者之舍劓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周燕代守自殺後漢

周燕汝南安城人也漢宣帝時燕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因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劔相刃使乃收燕擊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漢封周後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皓嘉伏劍後漢

漢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弃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

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殺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我乃對使者伏劍而死

索盧放就斬後漢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署東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行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反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董宣活岑後漢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漢光武時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屋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

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詰府程寃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憲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門下書佐水丘岑水丘姓也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坐獄詰廷尉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亦應及宣光武馳使駟騎持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私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劉平冒刃後漢

劉平字公子光武建武初為彭城郡吏時龐萌反攻敗郡守孫萌平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因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

身代孫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死平乃裹創扶萌喪還其本縣

范滂就格後漢

范滂以鈞黨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

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矣齊南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檻桔滂後事釋南歸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遂被害

臧洪辭勵後漢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靈帝熹平初以父功拜童子郎張超為太守以為功曹袁紹竒之使領青州刺史徙東郡太守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

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
洪書絕之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
援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
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
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
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
可復食者王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饘粥洪歎曰獨食
此何為使作簿粥衆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
仰視者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
親洪盛施惟慢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君此今日服未
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
翼之意而欲因際會希冀多殺忠良以立赫赫洪親見呼張陳

彭脩捍守中矣

後漢

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衆觀
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
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殺焉

陳容見殺

後漢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辟州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
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
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
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
不為太守服也

陳容廣陵射陽人也與臧洪同邑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

郡丞袁紹興兵圍洪先城未敗洪使容歸紹及城陷生執洪至

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
專先誅忠義豈天意滅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
牽出謂曰汝非滅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踰
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滅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
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切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
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
死

伯南代死

魏書

秦伯南曹真之父也夙與曹操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操攻劫
操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操所在答云我
是也遂害之由此操思其功故變其子真之姓曹氏

應余捍守被傷死

魏書

應余字子正南陽人也為郡功曹是時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以
叛余與太守東里袞逆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
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遣賊曰侯音
狂狡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
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
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
之後余亦命絕曹操聞之嗟嘆良久袞後為千禁司馬

太初正色受刑

魏書

夏侯玄字太初曹爽姑子也邵陵厲公時司馬懿誅爽李豐結
張緝等欲誅司馬昭以玄代之事覺豐見殺事下有司牧玄至
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_離曰臨治玄正色責_毓曰吾當何辭
卿為令史責人也卿_何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

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
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乃正色曰鍾
君何相逼如此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
年四十六

張任死節 蜀書

張任事劉璋璋遣任與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
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擒任先主聞
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王矣乃殺之
先主歎息焉

閻續葬駿 晉書

閻續字續伯巴西安人也晉惠帝時為太傅楊駿舍人駿之誅
也續棄官歸要駿望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長罪推續

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眾咸
填家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

楊玄就請死 北史

楊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魏孝莊帝時介朱隆入洛收捕時年
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
死不止遂先殺之

思廉仁勇 唐書

姚思廉隋末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
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
於王眾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
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

叔倫遇劫不屈 唐書

劉晏字士安代宗時管鹽鐵表戴叔倫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

竇參代直唐書

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誣四世孫學律令為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蔭累為萬年尉同舍當多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史祚自縊

史詠金宣宗時同知平陽府事胡天祚封平陽公降大元被誅死後宣宗詔祚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祚母蕭氏藏於窟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乃自縊死蕭氏逃歸

詠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贈祚榮祿大夫京兆郡公謚成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夫人謚義烈未幾詠乞內徙徙其軍于解州河中府

宗澤斬使

宗澤字汝霖高宗除京城留守無開封尹時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闖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

牛臯遇毒 宋史

牛臯宋高宗以後軍中部統領除武泰軍承宣使時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亟歸語所親曰臯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庸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臯云

謝臯剖心示賊 宋史

劉豫高宗時陷號州鎮撫司統制官謝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

伯顏罵賊而死 元史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順帝至正十八年河南賊募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為什五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

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牆而掠之太常謚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為確論

蕭景茂罵賊 元史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改順帝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佑集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已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為大元民死作隔州鬼豈從汝為逆耶隔州其所居

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斃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刀決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

喬彞舉家投井 元史

喬彞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順帝至正十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彞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彞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彞既死賊首王士誠使人即彞家邀致之至則彞已死矣

烈士罵賊見害 元史

順帝時有張富起王佐者皆士人也並以不屈賊而死富起字傳霖汾州人累舉不衆嘗用薦者徵為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盜既去晉寧復陷汾州富起與妻赴井死王佐字元輔晉寧人

從父居上節教授甲巷不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為所獲欲降之佞傲岸白如訴賊不輟因見害吳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久之嘗往寧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白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又有曹彥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破真元揭帛于竿皆群趨彥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彥可唾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為汝寫旗者耶賊奴心遂見害

義感

以義而感人神者

楊賢不忍殺林後漢

杜林避難西州隗囂不能屈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扶風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郗鑒全濟鄉曲晉書

郗鑒素有恩義及人凡所得以顯宗族鄉曲孤老賴而全濟甚多惠帝時京師不守逃歸鄉里咸相謂曰中原無伯當依仁德可以後亡共推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繹山元帝承制假鑒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李述劉琨等各屯一郡以力

相傾及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

裴敬憲致賊所伏北史

裴敬憲字孝虞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魏孝明帝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

季才購親故感帝免俘北史

周文帝一見虜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朕當以富貴相答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誠靈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

下之望因出令免梁苻為奴婢者數千口

易從感民祈福唐書

劉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武后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誦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寃之

孟簡作詩感悼遼史

耶律孟簡字復易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大奇之既長善屬文道宗大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險竊柄為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徐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蟻蟻有動靜之

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筆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田真復居紫荆再發二十四孝

田真田廣田慶兄弟欲分財產堂前紫荆一株花葉茂盛夜議斫分為三曉即憔悴真乃嘆曰樹木同株聞分所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其花再發詩曰海底紫珊瑚羣芳總不如春風花滿樹兄弟復同居

智以智計處事者

馮煖喻兔三窟戰國策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

嘗君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惛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乃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

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服劔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破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命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

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
煖之計也

蒼舒設鏡舞鷄事文類聚

魏武帝時南方獻山鷄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以大
鏡著其前鷄鑑形而舞不知止遂至死韋仲將為之賦

戴顓改象南史

戴顓字仲若宋文帝每欲見之以其好音嘗給正聲儀一部顓
合何嘗白鵠二管以為一調號為清曠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
工遂特善其事戴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夫銅像於瓦官寺既
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
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

馬燧典辦具唐書

唐玄宗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
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賔
介無敢往時馬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首與約得其旗章為信
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
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

姚崇智張說撰碑事文類聚

唐玄宗時姚崇與張說有隙崇死謂其子曰我死張說來弔尔
以我平日寶玩盡列于前如說屬目即舉以獻之就問其求神
道碑纔得即摸刻以示外此人見遲稍緩即悔彼不顧則吾族
無唯類矣子如其言說來果屬目稱去後即以獻之遂求所為
文說許之故其碑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
功深後說悔來索則碑已摸刻矣說歎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

說後諧不行

中彥作鼓子卯運木金史

張中彥字才甫金廢帝時改彰德軍節度使正隆時營汴京新官中彥梯運關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後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繞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

楊佐作雨盤宋史

楊佐字公儀及進士第仁宗時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辰用栢木為榦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壅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

信 不食其言者

齊桓著信新序

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之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票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言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

則可讐而君不讐者信天下矣諸侯遂翕然而歸之

晉文退師原降左傳

魯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
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欒鍼請使攝飲左傳

魯成公十六年晉欒鍼見楚令尹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
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
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戒行人
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

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搗
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
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隨人辭吳報楚左傳

魯定公四年闞辛與其弟巢以楚昭王奔隨吳人從之吳使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匿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
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公
子期似王逃王而以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
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
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
楚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

昭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昭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季子掛劍新序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之寶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魯却吳尋盟左傳

魯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君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魏文侯會虞人期獵戰國策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衛商鞅徙木予金史記

衛商鞅為秦相欲變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千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

欺卒下令行於民

諸葛亮不留代兵蜀書

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備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彊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欲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

太史慈應期赴策吳書

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為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

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固辭策必欲言乃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倘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

韋放指腹婚姻事文類聚

韋放字元直梁武帝大通初拜明威將軍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及為北徐州刺史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歧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歐陽頤依信還金南史

歐陽頤字靖世陳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初

交州刺史袁曇縵密以金五百兩寄顧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
縵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知之顧尋為蕭勃所破貫財並
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縵亦尋卒至是顧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
歎服之

王羅守信得粟北史

王羅字熊羅西魏文帝時為大都督鎮華州時關中大饑徵稅
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
逃散唯王羅信者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

李德饒以信行諭賊北史

李德饒字世文性至孝隋煬帝時為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群盜
逢起賊帥格謙孫亘雅等十餘頭聚眾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
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即

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諭賊乃降

蘇烈請全信宥狄唐書

蘇烈字定方高宗時拜左驍衛大將軍領兵攻都曼都曼計窮
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
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

蕭至忠期友唐書

蕭至忠武則天時為祕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
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眾歎服

元德秀期盜獲虎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唐玄宗時為魯山令隨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
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
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

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

司馬池定期輸竹宋史

司馬池仁宗時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斲黃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為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既而輸竹先諸縣

史天祥不殺降元史

史天祥父懷德尚書秉直之弟也太祖時畧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顏胡速木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為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為千戶

范文虎示信宥降元史

世祖時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才識

才能識見者

薛強威振河輔北史

薛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晉穆帝永和十年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嵩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

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為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馭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八卒

常清捷布 唐書

封常清任唐玄宗以功授置州戍主仍為判官初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詔為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嘗出軍秦嶺從二十餘人衣襟解

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脚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日復至仙芝謝曰儻以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勒故無嫌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竄名儻中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詔邀擊靈詔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禽誠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詔迎勞仙芝已去奴祿帶刀而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儻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

王淮公輔之器 宋史

王淮字季海幼穎悟力學屬文宋高宗時登進士第為台州臨

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寘幕府振出
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

識達

有見識通達事理者

孟子以行止非人所能事文類聚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
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衛瓘通變 晉書

衛瓘字伯玉性貞靜以明識清允稱魏高貴鄉公時襲父爵闕
鄉侯弱冠為魏尚書即時魏法嚴苛母憂之時權臣專政瓘優
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傳噉所重謂之寧武子

孫登截被

晉書

楊駿字文長晉惠帝時為太傅大都督值賈后謀廢楊太后駿
亦被誅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
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

王秀之求還 南史

王秀之字伯奮宋文帝時為太子舍人後為晉平太守暮年求
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
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陰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
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昭明不事產業 南史

裴昭明齊武帝時為始安內史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
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和我聚彼散若能自

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

徐勉逍遙自遣事文類聚

徐勉字脩仁梁武帝時遷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

王晞不受侍中

北史

齊孝昭帝欲以王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追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楊智積清靜保終

北史

楊智積隋文帝弟蔡景王之子也為開府儀同三司同州刺史智積在州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甚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佗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

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圍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罵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

李行之視死如歸 北史

李行之風素夷坦為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深所愛好常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揚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以為實錄及疾內外多為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李行之以其年某月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

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吞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非言終而絕

弘基遺子耕稼 唐書

劉弘基太宗時召為前軍大總管病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顧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脫饑凍餘悉散之親黨

李勣疾不欲服藥 唐書

李勣疾篤太宗及皇太子賜藥即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邪乃召弟弼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

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

光廷言禍不可禳唐書

裴光廷字連城唐玄宗時累遷至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卒年五十八矣

鄭縈辭職唐書

鄭縈召為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譴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縈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縈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

縈笑曰諸君悞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縈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詬慶撥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矣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為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趙鳳投箸五代史

趙鳳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奔睹施給親族金史

昂本名奔睹侍金太祖伐遼後授鎮國上將軍睦於兄弟尤善施予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帳衣衾器皿僕馬之

屬常預設於家即命駕相就為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即日使
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為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
至為子孫奴邪君子以為達

烏古孫知變自縊金史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章宗承安二年進士累官禮部
侍郎哀宗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
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
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
同舍事以為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
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
華屋香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
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

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

范公質宋大體事文類聚

范公質宋太宗時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
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
之慮臨文失悞貽天下笑道聞歎曰真得大體吾不如也

晁迥拒術宋史

晁迥性樂易寬簡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屈歷官臨事未嘗挾
情害物宋真宗數稱其好學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
褒得代言之體喜質正經之疑義標括字類有以術命語迥迥
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
逆計未然乎

范文正公不營第事文類聚

范文正公宋仁宗時徙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為慮

韓性韜晦元史

韓性字明善元文宗時憲府嘗舉為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檀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貳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德行

有德于心行之於事者也

孫登勅左右勿言 吳書

吳王孫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孫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鄭冲儒雅 晉書

鄭冲清恬寡欲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動必循理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及魏文帝為太子命冲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

留太守冲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

祜給九族 晉書

羊祜性清儉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述祜志求葬於先人墓次武帝不許賜城外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其見敬禮如此

庾峻俊茂為人所慕 晉書

庾峻字山甫游京師聞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峻祖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相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脩德行而已鴈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

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晉武帝拜峻為侍中加諫議大夫

庾袞言行為人所宗 晉書

庾袞字叔褒惠帝時人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

陽裕葬死恤孤 晉書

陽裕字士倫雖仕燕主慕容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巾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取具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謀每稱之曰吾不及晉之青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

姚泓不自矜誕晉書

後秦主姚興之如平涼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姚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且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

寢掩人之過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蕭嶷性沉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止各杖數十而已

蕭愔民歌其德南史

始興忠武王蕭愔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齊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

元琰化盜南史

范元琰字伯珪性敏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人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泌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

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明帝建武初徵為曹武平西參軍不至

蕭統喜愠不形于色南史

梁武帝太子蕭統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失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以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眾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平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選子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植之陰德南史

嚴植之字孝源梁武帝天監四年為中撫記室參軍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乏及卒以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閭閻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

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

高允贍振飢寒北史

高允字伯恭累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魏獻文帝之平青齊徒具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高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

崔光贖免奴婢北史

崔光魏孝文時拜散騎常侍兼侍中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

楊愔字遵彥孝莊帝永安初拜通直散騎侍中愔貴公子早著

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逆厄冒履艱危一食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

景裕清靜注易北史

盧景裕字仲儒初元顥入洛以為中書郎魏節閔帝普泰中復

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簾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屬卒於晉陽齊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以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惲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為之序

士謙贍濟北史

李士謙字子約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士謙為開府參軍齊武成帝時擢國子祭酒因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為菩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苟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

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閱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僅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去無為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為設酒食對之燭契曰責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

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群人生了父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二十一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月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寇儁仁義見重

北史

寇儁字祖儁周明帝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宗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語弥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適人所敬重如此